

“刚才我来的时候，府上仍留有烟味，所以我本来以为有客人在，却没有看到客人的鞋子。但暖桌底下却好像有人，暖桌的电线也没插上。如果要躲应该躲进屋里。换句话说，这表示暖桌下的人不是躲起来而是被藏起来。再加上之前打斗的声音，你又罕见的蓬头散发，当然想像得到发生了什么事。还有一点，这栋公寓没有蟑螂，我在这已定居多年可以打包票。”

靖子茫然凝视着石神面不改色淡然说明的双唇。她突然萌起一个毫不相干的感想：此人在学校一定也是以这种口气向学生上课。

察觉石神一直盯着她，她这才别开视线，她感到自己也正被对方观察着。

真是冷静到可怕的聪明人，她想。要不然光靠从门缝间随意一瞥，不可能归纳出如此正确的推理。但在同时，靖子也松了一口气。看来石神应该不知道事情的详细经过。

“是我前夫。”她说，“都已经离婚多年了，到现在还缠着我不放。如果不给钱他就不肯走……。今天也是这样。我实在受不了了，所以一气之下……”说到这里，我垂头不语。她不能说出杀害富坚时的情形，一定要让美里完全置身事外才行。

“你打算自首吗？”

“我想也只能这样了，唯一心疼的就是无辜的美里。”

她说到这里是，纸门猛然拉开，那头站着美里。

“不可以那样，绝对不可以。”

“美里，你给我闭嘴。”

“我不要！我死也不要！叔叔，你听我说，杀死这个人的其实是——”

“美里！”靖子尖声大喝。